

全球气候“发脾气”

放、推广可再生能源、塑造新兴绿色业态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果。统计显示，当前，法国温室气体排放正处于下行区间。同时，法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也频下重注，包括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推广电动汽车，支持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等。

在能源领域，法国计划到2030年将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传统燃料在能源消耗中的占比由目前的约60%减少至42%，整体能源消耗到2050年要比2021年减少40%至50%。同时，法国还将恢复核能和加快可再生能源部署作为能源转型领域的两大优先事项。一方面，在2027年前关停并改造最后2座燃煤电厂，将现有核反应堆的使用期延长为50年至60年以上，建造6个三代核反应堆，并在2026年底再建8个。另一方面，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布局步伐，到2035年将太阳能发电的部署力度提高一倍，实现75千兆瓦以上装机容量；到2025年，实现18千兆瓦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到2035年，将陆上风电装机容量翻一番，达到40千兆瓦。此外，同步推动沼气、地热、生物燃料等部署与开发力度，确保工业、供暖与交通领域的脱碳进程。

与法国的积极应对相比，英国首相苏纳克似乎在着力淡化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包括推迟原定于2030年生效的新汽油和柴油汽车销售禁令，大幅削弱到2035年逐步淘汰燃气锅炉的计划，以及不再更新针对房屋建筑的能源效率法规。

英国是第一个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2050年“净零”目标的国家，自1990年以来，随着燃煤电厂的关闭和海上风电的兴起，英国的碳排放量下降了近50%。苏纳克称，他仍然致力于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同时他也表示，英国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放慢进度，因为英国“远远领先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

美国作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发展程度最为先进的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美国的承诺表态和行动做法不仅将对发达国家产生示范效应，而且将为国际社会带来期待和信心。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是迄今唯一退出过《巴黎协定》的缔约方，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立场上出现过重大倒退，严重削弱了全球气候治理国际合作的信

心。尽管2021年拜登政府宣布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但这难掩美国气候政策的摇摆性，尤其是在两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下，气候问题已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性议题，而是一个被高度政治化的议题。

不久前举行的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就是一个最好的脚注——尽管《纽约时报》事前强调“没有哪场选举比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对决更能影响气候变化”，但两位候选人也只是把很短的时间留给了气候议题。《高温会先杀死你》一书的作者杰夫·古德尔在社交媒体上的无奈或许代表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两人“讨论高尔夫的时间比讨论气候的时间还多。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其他发达国家的表现也不甚理想。自1990年以来，加拿大已经制定了九项气候计划，但未能实现目标。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在2022年3月29日发布了一项全面的2030年减排计划，列出了该国将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以期在本世纪末将气候污染减少到比2005年水平低40%至45%，人们批评该计划存在诸多缺陷，严重低估了当前国内的碳排放量，且需要化石燃料公司在碳捕获技术等方面做出巨大改进。

据气候行动追踪机构（Climate Action Tracker）在2023年7月17日更新的报告称，韩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总体评级被列为“严重不足”。进一步说，韩国的气候政策和能源部门规划仍然缺乏必要的速度和严格性，无法走上符合《巴黎协定》1.5升温限制的道路。

事实上，自打尹锡悦就任韩国总统之后，韩国的气候政策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203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被进一步下调，还推翻了之前100%可再生能源的设定目标，因为该目标“过于昂贵”。

中国方案福泽世界

在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中，中国一直是坚定的行动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再到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中国正以大国应有的历史使命和道义担当抗击地球暖化趋势，为全球气候治理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